

中世纪三部曲
第三部

永恒火焰 III

做自己喜欢的事，直到世界为你改变。

[英]肯·福莱特 著
王林园 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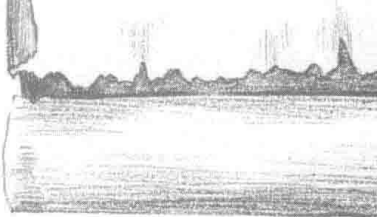
KEN
FOLLETT

A
COLUMN
OF FIRE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.

非虚构



永恒火焰Ⅲ

[英]肯·福莱特 著

王林园 译



目 录

Part 4 (1583—1589年)

二十二 / 003

皮埃尔心灰意冷，双手不住颤抖——这双手刚才紧紧按着枕头，叫奥黛特窒息而死。他不住幻想她坐了起来，扭过脸，空洞洞的双眼对准了他。

二十三 / 033

罗洛出其不意，朝对方跑去，猛地出拳，把对方打倒在地，头也不回地往前跑。他跑到院子尽头，眼前是泰晤士河淤泥堆积的河滩。他沿着水滨，越跑越远。

二十四 / 067

玛丽涨红了面孔，艾莉森瞧出，二十年来的愤怒和无助让她忍无可忍。“这个机会我必须牢牢抓住，否则再也没有希望了。”

二十五 / 112

巴特倒下去了。他宛如一棵树，先是缓缓倒下，最后轰然栽倒在石板地上。众人吓得一动不动。

二十六 / 145

内德的目光掠过水面。“这么说，咱们赢了。”难以置信。他知道自己该欢腾雀跃；等他缓过神来，八成的确会手舞足蹈。此时此刻，他只有震惊的份儿。

二十七 / 169

簧轮咯嗒一转，两点火星一闪，枪声同时响起。皮埃尔感觉胸口被大锤砸中，痛彻骨髓。他听见路易丝的声音，仿佛从遥远的地方传来。“你从地狱来，该回地狱去了。”

Part 5 (1602—1606年)

二十八 / 195

天下着雨，女王在里士满宫与世长辞。廷臣、牧师、女官挤了一屋子。女王是如此举足轻重，就连死也不得安宁。

二十九 / 206

内德瞪着她，好像她是十恶不赦的罪人。“出了这么多事，我却一直给蒙在鼓里。我一个堂堂的间谍头目，竟然被自己的夫人骗了。”

三十 / 243

罗洛仿佛心口中了一枪。计划败露。想到这些年来次次败在内德手上，不由得怒火攻心。此时此刻，他只有一个念头：掐住内德的咽喉，看着他气绝毙命。

尾 声 (1620年) / 265

回忆就像一所房子，他用一辈子来装点。

Part 4

1583—1589年

二十二

内德仔细观察儿子罗杰的面孔。他心中五味杂陈，一度哽咽。罗杰快长成少年了，正是长个子的年纪，但脸蛋儿仍然稚嫩，说话也是童音。他一头乌黑的卷发，鬼精灵的神色，和玛格丽一模一样，只有眼睛随了内德，是金棕色的。

主教座堂对面的房子里，两人坐在前厅。巴特伯爵来王桥出席值季法庭的春季庭审，把十八岁的巴特利特和十二岁的罗杰一起带来了——巴特以为两个孩子都是自己亲生的。内德身为王桥市下院议员，这次回来同样是为旁听庭审。

内德婚后无子。十多年来，他和西尔维床第之间热情未减，但西尔维的肚子一直没有动静。夫妻俩都引以为憾，内德也越发疼惜罗杰。

内德想起自己的少年岁月。他望着罗杰，心中说：我明白你的苦恼，我有一腔逆耳忠言，但我像你这般大的时候，“过来人”对我说明白少年人的心思，我从来不以为然，想来你也一样。

罗杰对内德自然没有什么特殊感情。内德是他母亲的朋友，算是半个舅舅。内德关心他，无非是仔细听他抒发意见，拿他的想法当真，斟酌着回答而已。大概因为这个缘故，罗杰有时候会

找他吐露心事，这叫他分外欣慰。

只听罗杰问：“内德爵士，你了解女王。她为什么痛恨天主教徒？”

内德没料到他会有此一问。其实早该有所预料的。罗杰知道本国信奉新教，他父母却是天主教徒，在他这个年纪不免要疑惑。内德一时措手不及，只好敷衍说：“女王并不痛恨天主教徒。”

“父亲不去教堂，要向她交罚款。”

内德看出罗杰心思敏捷，心中一喜，接着又是一阵苦涩。他以罗杰为骄傲，但却不能表露，特别是在这孩子面前。

内德对以一贯的说辞：“伊丽莎白还是公主的时候，曾对我说过，倘若她当上女王，绝不会让英格兰人因为信仰而死。”

罗杰马上反驳：“她并没有信守这个承诺。”

“她尽力了。”内德搜肠刮肚，不知道该怎么向这个十二岁的孩子解释政治的错综复杂，“一边，国会里的清教徒满腹牢骚，整天怪她心慈手软，呼吁对天主教徒处以火刑，效仿玛丽·都铎女王烧死新教徒。另一边，的确有诺福克公爵等天主教徒犯上作乱，意图行刺女王。”

罗杰不服气：“可司铎仅仅因为传播天主教信仰就被判了死刑，不是吗？”

内德瞧出来了，罗杰的困惑由来已久，但不敢对父母提起。内德不由得暗喜，这孩子对自己倾诉心声，足见得是信得过自己。只是他为什么如此在意？内德猜想斯蒂文·林肯还住在新堡，只是人人心照不宣。他给巴特利特和罗杰两兄弟做教书先生，十有八九还为他们一家主持弥撒。罗杰担心先生身份揭穿，

被处以死刑。

如今司铎比从前多了许多。斯蒂文是伊丽莎白女王改宗时的遗老，但各地涌现出数十乃至数百个遗少。内德和沃尔辛厄姆已经抓捕了十七个司铎，尽数以叛国罪处死。

这十七个人里，内德亲自审问过大半，可惜并没有问出多少消息，一半因为他们早有防备，受审时守口如瓶，一半因为他们的确知之甚少。那个头目叫作让·英吉利，显然是个化名，对他们所透露的少之又少。在哪里上岸，他们不知道；是什么神秘人物接应他们，送他们前往各地，他们也不知道。

内德答道：“那些人在异国给人培养为司铎，再偷偷送回英格兰。他们效忠于教宗，而非女王陛下。其中有些司铎出身于一个叫作‘耶稣会’的忠坚天主教宗派。伊丽莎白担心这些人密谋推翻自己。”

“他们果真在密谋？”

倘若问话的是个成年人，内德一定毫不留情，讥笑对方天真愚昧，以为秘密司铎清白无辜。可是他无意驳倒亲生儿子，只希望罗杰明白是非真相。

这些司铎坚称伊丽莎白是私生女，苏格兰女王玛丽·斯图亚特才是英格兰王位的正统继承人，只是他们并未——尚未有所行动。他们既没有想方设法接触被软禁的玛丽·斯图亚特，也没有号召心怀不满的天主教贵族招兵买马，更没有密谋刺杀伊丽莎白。

他答道：“没有。据我所知，他们没有密谋加害伊丽莎白。”

“所以被判刑只因为他们是天主教司铎。”

“你说得不错，至少从道义上说。伊丽莎白没能信守年轻时

的诺言，这也让我痛心不已。但从政治上说，她不可能纵容王土之上有一群人效忠异邦君主——效忠与自己为敌的教宗。普天之下，没有一位君王会容忍这种行为。”

“这么说，家里窝藏司铎就是死罪。”

原来罗杰担心的是这件事。倘若斯蒂文·林肯主持弥撒时被抓个正着，或者查出新堡里藏匿圣物，巴特和玛格丽都将性命不保。

内德同样担心玛格丽的安危。法不容情，他只怕凭一己之力救不了她。

他答道：“我深信人人有信仰上帝的自由，别人如何选择，不必放在心上。我不痛恨天主教徒，我和你母亲——还有你父亲，做了一辈子朋友。在我看来，同是基督教徒，不该因为观念不同而互相残杀。”

“可用火刑的又不只有天主教徒。日内瓦那些新教徒不也烧死了米格尔·塞尔韦特。”

内德想说，塞尔韦特之所以在欧洲家喻户晓，正是因为新教徒烧死异教徒实属罕见。但转念一想，他不想和罗杰争辩，于是说：“这无可否认，这件事叫约翰·加尔文坏了名誉，直到审判日那一天。但有为数不多的几位一直竭力推行宽容政策——两个宗派都有。法兰西皇太后卡泰丽娜是其一，她是位天主教徒。再就是伊丽莎白女王。”

“可多少人死于两人之手！”

“人非圣贤。罗杰，有一件事你得想明白。政治上没有圣贤。但即使并非完人，也可以造福苍生。”

内德尽力了，但看得出罗杰并不信服。罗杰不想听别人说什

么世事纷乱复杂，他才十二岁，只想得到确切的答复。也只能靠他慢慢领悟，这是每个人都必然经历的。

这时阿福回家来了，罗杰马上收口，又坐了片刻，就客气地告辞了。

阿福问：“他来做什么？”

“少年人难免有些迷惑，我是他父母的故交，所以来问我。书念得如何？”

阿福坐下来答道：“说真的，一年前该教的就都教给我了，现在我是一半时间念书，另一半时间教那些小不点。”阿福十九岁了，和巴尼一样，身材高大，性格随和。

“哦？”看来这一天内德合该开导年轻人，他不过四十三岁，实在担不起这般重任，“那不如去牛津念大学。可以住在王桥学院。”他并非实心实意地敦促侄子念大学，他自己就没念过，也不觉得有多少损失。他自认聪敏，不逊于认识的大部分教士。只是他有时候也发现念过大学的人善于雄辩，自己不是对手，听说是辩论之功。

“我可不是当牧师的材料。”

内德忍不住笑了。阿福喜欢围着女孩子打转，女孩子也为他动心。他和父亲一样，天生讨人喜欢。他一副非洲人长相，有些内向的姑娘对他敬而远之，不过大胆外向的则为之着迷。

内德发觉英国人对外邦人的态度不可理喻：对土耳其人恨之入骨，认为犹太人天生邪恶，非洲人则无伤大雅，甚至引以为奇。有些非洲人辗转来到英格兰，通常和当地人通婚，到孙子曾孙辈，长相已和本国人无异。

“念大学不一定非得当牧师嘛。不过看样子你已经有了打

算。”

“祖母爱丽丝当初有意把旧修院改成室内市场。”

“她的确有这个打算。”几十年过去了，内德却忘不了陪母亲去破旧的修院查看，计划在回廊搭摊设铺，“现在看来，也不失为好主意。”

“我能不能借船长的积蓄把那块地买下来？”

内德沉吟片刻。巴尼常年在海上，积蓄一向交给弟弟打理。大部分是现款，也有些投了生意，包括王桥的一间果园和伦敦的一家乳品场，都有些收益。他谨慎地说：“价格公道的话，不妨考虑。”

“我要不要去牧师会问一问？”

“先打听一下行情，问问王桥近期土地的出售价格，一英亩卖多少。”

“我去办。”阿福跃跃欲试。

“不要声张，别说你有什么打算，就说是我打算盖房子，正四处看地。等你打听回来，咱们再商量买修院能出多少。”

这时艾琳·法夫拿了包裹进来。见到阿福，她慈爱地一笑，接着把包裹交给内德。“内德爵士，信差从伦敦过来，正在厨房等你吩咐。”

“先招待些酒菜。”

“已经备好了。”艾琳愤愤不平，气内德以为自己礼数不周。

“可不是，怪我不好。”内德打开包裹，一封信是给西尔维的，笔迹稚拙，一看就是纳塔写的，自然是托巴黎英国使馆寄来的。纳塔十有八九是请西尔维再买一些书；十年来，这样的信西尔维总共收到过三次。

从纳塔的来信和西尔维的几次巴黎之行得知，纳塔从西尔维那儿接过去的担子不只是卖书。她依然留在皮埃尔·奥芒德·德吉斯家当用人，借此监视皮埃尔的一举一动，并向巴黎的新教徒通风报信。皮埃尔带着妻儿和女佣搬进了吉斯府；儿子阿兰二十一岁了，在大学念书。进了吉斯府后，纳塔更加方便探听消息，特别是关于流亡巴黎的英国天主教徒。在她的教导下，阿兰也改信新教，这件事奥黛特和皮埃尔都蒙在鼓里。纳塔打探到什么消息，都写信告诉西尔维。

内德把信放在一边，一会儿交给西尔维。

另一封信是给他的。字迹清晰，字母向右倾斜，看得出写信人性格有条不紊，是匆匆写就。细看之下，内德认出是主子弗朗西斯·沃尔辛厄姆的笔迹。这是封密文信，得译出来才能读懂。他于是对艾琳说：“我得等一等才回复。请信差留宿一晚。”

阿福见状，起身说：“我这就着手咱们的新计划！多谢叔叔。”

内德即刻转译密文。信里只有三句话，让人忍不住写在信纸上，但这万万不可。倘若写着密文和明文的信纸落入恶人之手，敌人就掌握了破译的要诀。伦敦的几位同僚负责扣下的外国使馆信函，不止一次因为对方粗心大意而取得情报。内德用铁笔把内容写在石板上，用湿布一擦就干干净净。

代码他早已熟记于心，很快读出第一句：巴黎传来消息。

内德心跳加快。他和沃尔辛厄姆都焦急地探听法国有什么打算。二十年来，伊丽莎白女王假称有意同天主教国家的王子联姻，以此牵制敌人。上一个被她拒绝的是法王亨利三世的弟弟埃居尔·弗朗索瓦。伊丽莎白要满五十岁了，但仍有手段令男子神

魂颠倒。她管二十几岁的埃居尔·弗朗索瓦叫“我的小青蛙”，叫他死心塌地。三年来，她把埃居尔·弗朗索瓦玩弄于股掌之上，最终他和之前的所有求婚者一样幡然醒悟，明白她根本就没有嫁人之念。在内德看来，联姻这个幌子再也行不通了，敌国多年来就盘算着除掉她，只怕这一次要付诸行动了。

内德正要读第二句，这时门“嘭”一声被推开了，只见玛格丽冲了进来。

“你好大胆子，好大胆子！”

内德目瞪口呆。玛格丽要是变了脸，府中下人一向惴惴，但玛格丽从来没冲他发过脾气。两人一向和和气气，彼此爱慕。他莫名其妙：“我做错什么了？”

“你胆敢向我儿子灌输新教邪说？”

内德皱起眉头。“是罗杰问起，”他按捺着一腔不忿，“我不过据实以对。”

“我的孩子要坚持祖祖辈辈的信仰，我不会让你把他们带上邪路。”

“好得很，”内德气不过，“不过早晚有一天，会有人向他们灌输另一套看法。你该庆幸这个人是我，而不是丹·科布利那种顽固不化的清教徒。”内德一边生她的气，一边不由得感叹她模样如此动人，浓密的头发左飘右荡，眸子里精光四射。她四十岁了，风姿犹胜十四岁时的少女模样——那年，他们躲在菲利普院长的坟墓后拥吻。

玛格丽说：“科布利不过是个愚昧无知的渎神者，他们自有分晓。倒是你，摆出一副通情达理的姿态，荼毒他们的思想。”

“啊！原来如此。你之所以不满，不是因为我信奉新教，而

是因为我通情达理。你怕两个儿子知道，人和人之间可以心平气和地讨论信仰，各抒己见，不是非得闹个你死我活。”他嘴上这样说，心里却隐隐觉得，玛格丽指责自己荼毒罗杰的思想并不是真心话。她之所以大发雷霆，是不满自己和内德被生生分开，不能一起抚育孩子长大。

她正在气头上，不由分说地嚷：“啊，就只有你聪明过人，是吧？”

“不，我至少不会装傻，像你现在这样。”

“我来不是为了和你吵架，我是要告诉你，不许和我的孩子说话。”

内德压低声音：“罗杰也是我的孩子。”

“是我犯下的罪孽，不该由他承受恶果。”

“那就不要把你的信仰硬塞给他。告诉他你为什么笃信，不信的也不都是恶人。这样他也会更尊重你。”

“我怎么教育我的孩子，你管不着。”

“那我对我的儿子说什么不说什么，你也管不着。”

玛格丽扭头就走，走到门边时说：“我想咒你下地狱，不过你已经离那儿不远了。”她迈出屋子，接着就听前门“嘭”一声被摔上了。

内德望向窗外，这一次，他无心体会教堂之壮美。他后悔和玛格丽吵嘴。

两个人曾约定，不会向罗杰透露他的身世。他们都认为，倘若罗杰发觉自己活在欺骗之中，幼小的他，甚至长大成人之后，都会耿耿于怀。内德不能和唯一的儿子相认，但为了保护他，不得不做出牺牲。和自己是否快乐相比，罗杰的快乐更加重要，这

就是为人父母的苦心。

他收起思绪，低头读信。第二句写的是“罗梅罗枢机又来了，还带着情妇”。这可非比寻常。罗梅罗是西班牙国王的心腹，他和法国的忠坚天主教徒一定有所图谋。至于他那位情妇耶柔玛·鲁伊斯，曾在圣巴托罗缪纪念日屠杀时向内德通风报信。说不定她还会透露罗梅罗此行的目的。

他正要读第三句，这时西尔维走了进来。内德把信递给她，她却并没有马上打开：“你和玛格丽说的话，我听见一些；声音很大的那些。看来闹得很不愉快。”

内德十分尴尬，握着她的手说：“我并不是要劝罗杰改宗，我只是据实以对。”

“我明白。”

“要是我的旧爱让你觉得难堪，我向你赔不是。”

“我没有难堪。很久以前我就明白，你爱着我们两个人。”

内德大吃一惊。西尔维说中了，是他一直不肯承认。

西尔维看出他的心思，说道：“这种事，怎么瞒得过做妻子的呢。”她说开着信。

内德也低头看信。他一边咀嚼西尔维的话，一边译出最后一句：耶柔玛说只见你。

他抬头望着西尔维，知道该怎么回答了。“只要你明白我爱你。”

“我明白。信是纳塔写来的，书快卖完了。我得去巴黎一趟。”

“我也是。”